

編 續 庫 文 方 東

風

西

編 主 五 雲 王
五 聖 李

念 年 十 社 雜 東
刊 紀 週 三 誌 方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MG
1246.7
549



西風

目次

西風.....	陳衡哲(一)
創造.....	茅盾(一六)
白鳥之歌.....	巴金(六)

目次

一

西風

陳衡哲

有一天，正是初秋的時候，西風方靜靜的在紅楓谷中睡覺，忽然被一陣喧嚷的聲音鬧醒，接着又聽見四面飛跑的脚步聲。西風揉了一揉眼睛，伸首向外一看，只見澗裏的秋水，正橫衝直撞的在那裏亂跳，還有天上的薄雲，和谷邊的紅葉，也夾着那淡黃的蝴蝶，在谷中亂撲亂飛。他們看見了西風，一齊叫道，「快起來罷！月亮兒忽然不見了，我們找了這些時還不會找着呢。你今天可曾見過她嗎？」

這時候西風才知道他們所鬧的是什麼一件事。月亮兒不見了嗎？在西風看

來，這也算不得什麼奇事。在這個紅楓谷裏，月亮兒和西風的交情，算是最密切的了，他們倆中間還有什麼事是瞞着的呢？紅楓谷裏的居民，大抵是不大喜歡到下面的世界上去的，他們至多一年去一次，有時也竟不去；唯有月亮兒却最戀戀那個下面的世界。西風雖然與她很投機，但却不甚贊成她的這個塵世觀念。他會常常勸她留在谷裏，與兄弟姊妹們玩耍，不必去做那些俗人們的玩具。

做玩具嗎，月亮兒聽了，不由得生起氣來了。她對西風說道：『我正是因為下面的世界太惡濁了，住在那裏的人們，只有下降的機會，沒有上升的希望，所以我甯願犧牲了紅楓谷裏的快樂，常常下去看看他們，想利用我這一點的愛力，去洗滌洗滌他們的心胸，並且去陪伴陪伴那比較高尚一點的人們的孤寂。我這一點悲天憫人的苦心，別人不知道也就罷了，你如何也不知道呵！』

西風聽了這一番話，方才明白月亮兒戀戀下界的緣故，心中不勝慚愧，正不

知道說些什麼是好；忽然聽得一陣笛聲，自谷外飄來。西風懂不得那笛聲的意思，但覺得他包含着無限思慕之忱，淒涼幽怨，聽了不由得心裏又是安慰，又是痛苦。月亮兒却是認得那笛聲的，她知道下界的那位少年，又在想她了。她凝神聽了一會，不覺潛然淚下，便對西風說道：『你聽呀！這個叫喚是何等的淒怨呵！那吹笛的是一位高尚的少年，他正想着我呢。我此時若不亟去慰伴他的寂寞，恐怕他又要被塵世的濁氣所薰染了；你說我還能忍心不去嗎？』

西風雖然捨不得月亮兒，但也不便阻止她，只得問道：『你此去約須幾時才得回來呢？』月亮兒道：『此刻世上的人們，爲天氣初涼，塵氛漸減，所以想我去的心，比往常更爲懇切。我此去或者有一二十天的耽擱，或者更久些，也說不定。』他們正說着，那笛聲吹得更加悲切了。月亮兒此時也顧不得西風的戀戀和抱怨——其實她又何嘗捨得他——匆匆的說了一聲『再會』，逕自去了。

西風心裏納悶，又覺得有些寂寞，便把兩手抱着頭，倒在一株桂花樹的根邊睡着了。却不提防那一羣的兄弟姊妹們，因為找不到月亮兒，又把他吵醒。

於是西風便對他們說道：『月亮兒不見了，也是常事，你們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他們答道：『是呵，往常她不見了，倒也沒有什麼要緊，可是這一次却是很不幸呵！因為我們正想去聚集了這谷中的居民，做一個迎秋大會；月亮兒是這谷裏的頭等角色，少了她，我們這個會還做得成嗎？』

西風見他們着急得可憐，便把月亮兒臨走時的一番話，告訴了他們，並且說道：『她此去既有一二十天的耽擱，你們何不趁此也到下界去游玩游玩呢？』

這一句話却把他們提醒了，只見那薄雲向那淡黃的蝴蝶，招了一招手兒，立刻就不見了。桂花樹邊，山石底下的秋蟲，也爬了出來，吱吱的叫着，往谷外跳去。澗裏的秋水，看見大家行動，忍不住也骨都骨都的向着下界奔流。只有那些紅葉們，

雖然竭力的掙扎，要想同他們飛去，却終是飛不起來。他們只得央求西風，來把他們送一送；但是西風說道：「那下界的人恨着我哩，我也與他們清濁異氣，有些不願去。諸位請自便罷，恕不奉送了。」西風一面說着，一面帶着一肚子的愁思，向他所住的芙蓉穴走去。

那穴裏有幾百株大芙蓉，此時開得正盛。芙蓉林裏有一張石牀，牀的四周栽着菊花和秋海棠，牀上却厚厚的鋪了一層丹桂花。他們看見西風回來了，便一個個放出他的幽香來歡迎他。西風很無聊的在那石牀上躺了下來，仰首望去，只見天高氣清，明星燦爛，只獨少了一個月亮兒。西風思念了一陣，不覺朦朧睡去，忽見月亮兒在雲裏探出頭來，向他微笑。西風心裏喜歡，却是說不出話來。但是，看呵！月亮兒已經降下來了。她把身子斜倚在一株梧桐樹邊，說道：「還不醒來嗎？西風世上的人想着你呢，尤其是一個少年女子，她說道：「若是沒有西風，那還成什麼秋

天呢？就是那個月亮兒，也要帶上三分俗氣了。」聽呵！聽呵！她又在那裏叫你了。」

西風此時已經醒了過來，當月亮兒說話時，他恍惚聽見有一陣輕幽的歌聲，自桂花香中透了過來。他再聽時，只聽得唱道：

西風兮西風，

爲我吹綠葉兮使成黃；

西風兮西風，

爲我驅去盛夏之繁光，

爲我澄清秋水兮，

爲我吹來薜荔之幽香。

紅塵混濁不可以居兮

仰高天而悵望

願身如自由之鳥兮，

旁雲霧而翱翔；

願身爲悽冷之西風兮，

攜魂夢以回故鄉。

西風覺得這個歌聲，和上次的笛聲一樣，竟把他深藏心底的哀怨歡樂，一一的叫了出來；而且這個歌聲的力量，似乎比那笛聲還要利害些。此時他竟把月亮兒都忘了，兀自呆呆的聽着。隔了好一會，他才記起了月亮兒，但是她已經不見了，只有那歌聲的餘韻，還在他的耳中繞着，心中纏着。

此時西風對於下界的厭惡心，不覺已變爲思慕心。他想到：『我已經有好幾時不會到下界去了，容許人們對於我的觀念，已經改變了罷。我何不再去走一趟

呢？又好看，看月亮兒，又好認識認識那位好古怪的女子。」但他忽然又想到了紅葉們方才對他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拒絕，不覺有點不好意思，他想到：『我該用些什麼話來對付他們呢？』

他一路想着，不覺已經走出了他的芙蓉穴。忽見穴的兩旁，站滿了紅黃的落葉，他們正向穴口觀望，悲嗟嘆息，此時見西風走了出來，不覺齊聲歡呼，一擁上前，把他圍住，苦苦的要求他，仍把他們帶到下界去。

西風見了這個情形，又驚又喜，便立刻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只聽得呼吼一聲，霎時間，紅葉與黃葉，漫空彌谷，踴躍迴翔，轉展的直向下界飛去了。

西風把葉兒們送到了人間，正在徘徊觀望，想去找找月亮兒，忽見方才從楓谷裏流下的澗水，正停住在一個田畔，凝思不動。他看見了西風，不覺喜逐顏開，對西風說道：

「西風哥，你看我可笑不可笑呢？我自從到了下界之後，竟停住不能再流了。你肯把我推動一下嗎？」

西風於是走近澗邊，只把那澗水輕輕的一推，說也奇怪，那秋水便如復活了一樣，跳躍歡忻，奔流向大河去了。

但西風因心中掛念着月亮兒，此時不免又擡頭向天上張望。猛然間，只見那自紅楓谷裏飛下來的白雲，正呆呆的掛在半天裏，愁眉不展的在那裏發急呢。

「怎麼？」西風不覺好笑的發問，「你也不中用了嗎？」

白雲漲紅了臉，遲疑了半晌，才答道：「慚愧慚愧！我們紅楓谷裏的居民，除了蝴蝶之外，一到下界，便都像了這裏的人民，成爲廢物了。」

於是西風縱身一躍，立刻騰入了白雲深處。他向白雲吹了一口氣，只見纖雲片片，輕盈皎潔，立刻蕩漾於青天碧山之間，回復了他們活潑的原狀。

西風嘆了一口氣，便在一滿掛薜荔的巖下，坐了下來。他此時不暇再想那少女和月亮兒了，他只覺得白雲紅葉們的可憐；他的心中，竟爲着他沒有自主能力的同伴，充滿了無限的悲哀。

他正這麼的感慨着，忽聽得月亮兒的聲音，在他的背後說道：

「西風西風！你怎麼忘了那個少女呢？」

西風擡頭看時，只見月亮兒正露着半個面孔，在一個梧桐樹枝上，向他窺看。她又說道：

「那位少女正在哭泣呢，我們去罷！」

於是西風站了起來，攜了月亮兒的手，逕向那位少女的住處行去。

「呵，呵！這個牢籠！」他們走近少女時，只聽得她這樣的悲嘆，「我不能再忍了，西風，西風，來把我吹了去罷！」

西風和月亮兒走到少女的跟前，說道：「姑娘爲何這般傷心呀！西風來了呵！」
少女聽說西風到了，不覺揮涕欲笑。她向他們兩個上下打量了一會，說道：
「聽說你們都是從紅楓谷中來的，真的嗎？」
他們點點頭。

那少女又道：「聞說紅楓谷中十分美麗，十分自由，也是真的嗎？」

月亮兒道：「不錯，是真的。我們的谷裏，冬天有白雪，春天有紅花，夏天更是綠樹成蔭，鮮明圓潤。但谷中最可愛的時候，却要算是秋天了。」

西風忍不住插嘴說道：「那秋天的紅楓谷呵！秋水如鏡，秋花繽紛，山果纍纍，點綴着幽山曠野。蝴蝶兒，黃葉兒，紅葉兒，他們終日的蹣跚飛舞……」

那少女亟問道：「你們便住在這些地方嗎？」

西風指着月亮兒道：「她住的地方叫做桂宮，我住的是一個芙蓉穴，蝴蝶和

秋蟲兒住的地方叫做蓼花塘，澗水兒的家是在薜荔谷，紅葉和黃葉的家在野菊圃。這些地方都是屬於紅楓谷的，獨有那白雲是隨處翱翔，不拘拘於一個地方的。」

那少女聽了，不覺渾身顫動，和觸了電氣一般，她含淚說道：「阿呀，這就是我的老家呵！我日夜所夢想的，便是這個地方，却不料他就是你們的紅楓谷。」於是她便央求他們，把她帶回那個谷裏去。

西風不忍拒絕她的苦求，只得答應了。月亮兒因為她在下界的責任，還不會完結，只得讓西風同了少女先去。

此時西風就對少女說道：「你願化成像我一樣的氣質呢，還是願意保存了你原有的形狀，預備重回故鄉？」

那少女道：「自然願化為像你一樣的氣質，因為除了紅楓谷，我還有什麼故

鄉呀！

於是西風便把那位少女化成和自己一樣的氣質，攜着她的手，慢慢的騰到紅楓谷中來。那位久受塵世束縛的少女，此刻忽然化爲輕微的氣質，不覺樂得手舞足蹈。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但覺得天空地闊，四無阻礙，飄飄逸逸，如籠鳥還林，涸魚得水，好不自由。西風也明白少女的情緒，他不禁嘆道：『想不到那下界地方，是這樣缺乏自由和美麗的呵！』

自此以後，那少女便在紅楓谷裏住下。她終日與谷中的居民嬉戲，真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樣。居民之中，她最喜歡的，除了西風以外，却要算是那楓樹上的葉兒了。她覺得他們是秋光的最好代表，凡是秋天的聲音顏色，詩情夢境，都很完全的藏在那長不盈寸的小小紅葉之中。她有時和他們在空山之中，撲飛賽跑；有時把他們攆回臥室，插入瓶中，放入盃中，掛在壁間，藏在牀中。她常笑對她的朋

友說道：『看呵，這麼多的楓葉！我差不多要做這洞谷裏的王后了！』

她又喜歡在那暮色蒼茫，萬籟悄寂的時候，獨坐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看平果一個個的自樹上落下。落到那鋪滿了野菊花的地上去。谷內的松鼠很多，起初他們是很怕她的，但不久也就和她相熟了；他們常常抱着偷來的榛子兒，走到她的面前來，對着她剝食。那塊石頭的右邊，是一條的澗，澗邊開着許多木芙蓉，有紅的，也有白的；他們常映着那淡弱的夕陽，在水中蕩漾；那少女置身在這樣豐盛清麗的秋色之中，常常忘了時刻；直待到那澗水裏的芙蓉影子，漸漸成爲模糊一團，星光漸漸在水面上閃爍起來，她始恍然於夜色已深，只得快快的回家去了。

西風自從經過了這一件事，也由一個厭世者變爲一個憫世者了。他見那少女在谷中那樣的快樂，不覺被她感動得幾乎下淚。他此時方明白，他自己是怎樣的一個自由使者，怎樣的一個幸福的一貢獻者了。他知道下界的人民，是十分需要

他的幫助的，於是他便年年到下界去一次，給他們帶一點自由和美感去。有時他遇着了深厭塵世的人，他便選把他們帶到紅楓谷來，叫他們去過和那少女一樣的美麗生活。

這是爲什麼每年到了秋天，西風便來拜訪我們的原因，因爲在他不會遇到那位要求自由的少女以前，他是不常到我們這個下界來的。

十三年九月三日，作於南京。時戰雲方漫空飄野，似與秋色爭雄。

創造

茅 盾

一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養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

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縮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墨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爲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嫵嫵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櫥，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在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蓬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

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台了。這裏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襟，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作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鏤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粉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

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里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古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曬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嗚嗚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動。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撩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了，珠絡紗篩碎了的太陽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爲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他做了許多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復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爲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着他，攤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爲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斷嫻嫻頗以爲然；君實却絕對不承認，他心裏暗恨李小

姐，以爲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嫵嫵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做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

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爲思想以他的行動爲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了。

想到這里，君實忍不住微微喘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

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莫千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嫻嫻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戟，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菜館，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嫻嫻偏

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為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會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澈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嫻嫻說：『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為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於是在軟顫的笑聲中，嫻嫻偎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為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祕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爲機械的

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跳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在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的鬭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理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爲什麼兩年前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塊海綿，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現在這

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嫵媚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嫵媚更離他遠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嫵媚也驚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來了。他又覺得耳根

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癢了。他還是閉着眼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嫻嫻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瞧着他的臉，像一匹貓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嫻嫻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淪浹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這溫軟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蹙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確實實屬於他的，然而在這一切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還感得牠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夠接觸這名為嫻嫻的美麗的形骸，但在這有形

嫋嫋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嫋嫋——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麼？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麼？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嫋嫋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通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千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嫋嫋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千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響，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倏地移到嫋嫋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惺忪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着。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嫻嫻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你不要隨口亂說喲。嫻嫻，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爲什麼？』

嫻嫻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不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嫻嫻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眉間攪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正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嫻嫻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嫻嫻，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干山避暑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嫻嫻，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貼身背心，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嫻嫻的臂膊，定着眼睛對他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此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經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干山成了我們生活上

的分水嶺。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嫻嫻，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嫻嫻，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悵悶。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

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他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詳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遺大投艱的氣魄，他要動心忍性，他要在三十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祖國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啓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職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海上寓公」，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的經綸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會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

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畫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實之稟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

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了一枝烟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他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干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鶯外，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

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寧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却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却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鑿的女

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曾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嫻嫻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譚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治為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却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是政治的動物，以為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甯；然而他的政治觀念為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嫻嫻的頭腦裏也創造出這麼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襪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

留心國際大勢，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嫻嫻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他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奮鬥，他果然把嫻嫻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嫻嫻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嫻嫻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的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嫻嫻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嫻嫻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感着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微，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

時一種神祕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橫撐着一小枝桃花。他跟踰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嫵嫵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簾盪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裊裊地在空中迴旋。嫵

嫻鬆了口氣，把遙矚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嫻嫻贊頌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別足的王駘，沒有脚指頭的叔山无趾，生大瘤的甕資大癩，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藐視這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為聰明美麗，真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贊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我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瞰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會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

嫋嫋凝眸望着天空，似乎她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其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嫋嫋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嫋嫋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

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畢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嫫嫫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為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蠻觸之爭」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嫫嫫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嫫嫫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爲的要醫治嫫嫫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猛劑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爲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也深恐嫻嫻的腴腆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呢愛了。

現在嫻嫻是「青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爲未免太肉感些，以

爲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戟了。

三

這麼着在剎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牀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話：『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嫵媚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囂聲，說明此時至少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然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櫥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情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妒意；他以爲照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是屬於他的職權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浴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瀰滿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嫵嫵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盪漾出肉的熱香。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

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的呀！你剝落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真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他又怕得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猶惡，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嫻嫻撲嗤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縐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

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嫵媚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剎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今天是另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曾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爲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你簡直的有些傻氣了。好了，再不要獸頭獸腦的痴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君實，好孩子，嫻嫻和你親熱，和你玩玩罷！』

用了緊急處置的手腕，嫵嫵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綿軟而健壯的肉體在他身上揉研，笑聲從她的喉間汨汨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南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疊正襟危坐的書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君實却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嗥，是歎，是咒詛。可不是麼？一對淚珠忽然從嫵嫵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函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嫵嫵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側過去的嫵嫵的頸頸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脚下時的心情，有些相像。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剎那，隨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爲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爲脆弱的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爲 *Sentimentalist*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

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徬徨苦悶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下面所隱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麼？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奮鬥，在嫻嫻心靈中奮鬥，和那些危險思想，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給個人以苦悶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嘻嘻……嘻嘻」

嫻嫻又軟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頰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

淡而細，媚而含噴的笑紋，就如攝魂的符籙，她的肉感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迷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即使是君實，也不免搖搖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矯治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嘮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曠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寸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治，但並不以為當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況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當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真

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嫻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嫻嫻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着嫻嫻的眼睛。

「你講下去哪。」

嫻嫻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着。

「我先要曉得你爲什麼笑？」

「沒有什麼！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連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

子。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了。君實——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晚上細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十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祕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嫵媚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台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手裏蒼然走到閉閣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嫵媚的

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她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然而她狂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嫻嫻對於他的態度。說她的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呵，神祕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嫻嫻尤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

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嫻嫻，再考察嫻嫻被創造的過程。

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起來。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用以破壞的手段，就在嫻嫻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嫻嫻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嫻嫻的嬌羞嫻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戟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會和嫻嫻的腦筋發生過關係。嫻嫻的確善於感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對於嫻嫻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會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還以為莫千山避暑時代是創造嫻嫻的成功期，咳，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勞力都是白費的！

他又想起剛才嫻嫻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爲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爲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却發現出來他實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爲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却發現出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那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的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絕望了！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粧台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

在那里洗浴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退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君實的心了。

爲什麼他要絕望呢？雖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爲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白費，但反過來看，豈

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嫻嫻身上做破壞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嫻嫻成其爲現在的嫻嫻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爲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嫻嫻把她贏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嫻嫻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成了嫻嫻現在的昏瞽邪亂的神氣，目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弄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夠認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夠平心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爲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爲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

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一個圈了。然後，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嫻嫻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走先了一步，但我們

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敲那句『走先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嫻嫻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軼出他的範圍罷了。牠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嫻嫻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嫻嫻便自己上前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看着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嫻嫻的受過他的影響，卻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嫻嫻，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嫻嫻的自由。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士披里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粧台邊，抽開一個小抽屜，拏了嫻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看着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晌，然後又收回來，在嫻嫻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拏起那兔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祕密了。但是他倒也

不以爲奇。他記得嫻嫻發過議論，以爲「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裏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爲嫻嫻太稚氣。於是想起嫻嫻爲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少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浪霍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嫻嫻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粧台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嫻嫻準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盜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住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嫻嫻，卻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嫻嫻從這里下樓去了。她，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卻像暴徒逃避了偵探的尾隨一般，竟通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嫻嫻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嫻嫻太會和他開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少奶奶在樓下麼？』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倘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嫻嫻。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擺。

白鳥之歌

巴 金

白鳥一生決不歌唱，只有在臨死之際才歌唱一次。歌聲是異常美妙，好像牠把一生的精力都積蓄在那裏面。

「白鳥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歌唱呢？」女兒近來常常拿這樣的話來問父親。
「我不知道。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父親總是淡漠地這樣回答着。他說着微笑一下就不再去想白鳥歌唱的事情，而且他完全忘記他在三四年
前常常提說的白鳥之歌這一段故事了。因為如今還有別的更重大的事情佔據

着他底頭腦。

但是這回答卻不能夠使女兒滿意。女兒發出這問話，顯然是另有用意的。她想到白鳥歌唱的事情，全是因為看見父親底舉動不合她底心思。她看見父親一天天向着深淵走去，她不能夠挽住他，因此人就變得憂鬱起來了。女兒底臉上現着憔悴的形容，稍微精細一點的父親是可以看出來的。

父親整日家忙着寫信，思索，但是多少也有些時間注意到女兒底面容，而且也還有時間問女兒：『你這幾天老是愁眉不展，這是什麼緣故？你們年青人應該時常快活起來呀！』

女兒苦笑。這苦笑在從前就會使父親擔心，可是如今父親卻注意不到。他以為女兒是真心的笑了。他覺得很寬心，因為在這些時候他底思想完全集中在一個女性底身上，這是一個在歐洲留學即將回國的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女畫家。他

所遇見的唯一了解他的人。自然論年齡她可以算做他底女兒，但這有什麼關係呢？她了解他，她願意把愛情獻給他；他也愛她，他願意和她共同分擔生活裏的一切。

固然社會已經給過他兩個女人了，而且那兩個女人也會在他底生活裏留了不可磨滅的美麗的痕迹；但是過去終於是過去了，所以他才有了這第三個女人，同時還預備在未來的生活上去刻印那第三次的痕迹。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差不多把他底全付精力都用在這上面了。青春的熱情在他底老年的身體裏重新燃燒起來。他感到一種新的產生，他在一個短時間裏甚至於就相信他可以從這裏得救了。他完全陶醉在愛情的幻景裏。他天天忙着寫信給那一個女性，或者讀她底來信。因此他當然不會明白年青的女兒爲什麼整日家要擺出憂鬱的面孔。

「你像這樣子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爲什麼不快活起來我們父女分別了三年才得會面，難道你就沒有快活的面孔給我看看？」父親有一次責備女兒說，不過聲音並不嚴厲，顯然父親還是關心女兒的。

「但是我已經是很快活的了，」女兒分辯說，他淡淡一笑，就把話題支開了，好像父親底話對她並沒有什麼影響；而其實她底心卻因了這些話而痛楚了。她想父親在從前決不會對她這樣說話。父親從來是很體貼她的。這一次的分別不過三年，三年的短時間似乎並不能夠在他們父女中間築一道牆壁，而且父親在外國的居住期中還時常和她親密地通信。但是如今父親回國後不到三個月的時光，情形就大大地改變了。父親在歐洲認識了一個留學生中的女性，這女性底愛情在父親底心裏竟然代替了她底位置。因了這另一個女性闖進來的緣故，在她和父親的中間漸漸地真的有一道牆壁築起來了。在她一方面，事情就像白日

一般地明顯。父親底眼睛上顯然縛着一層布，父親似乎就只看見愛情。此外甚至在他底面前的事物他也不能夠看見。

父親的年紀，說起來，也不算小了，至少四十七歲是過了的。他先後娶過兩個妻子。他和這兩個妻子都有愛情，而且第一個妻子還給他留下了這一個女兒，這女兒也曾經被他熱愛過。但是如今他又陷落在第三次的愛情裏面了。誰也不會想到像他這樣年紀的人居然會去戀愛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而且像年青人一般狂熱地爲愛情顛倒。這一層，女兒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明白的。

是的，女兒還記得很清楚，在從前當他未去國的時候常常有些年青人到他那里來訊問他關於種種的事情，他都以父親般的態度誠懇地一一回答了他們。有時候他們被單戀所苦惱着，或者因了戀愛問題不能得到滿意的解決，生活觀念也發生動搖，他曾經以堅決的態度和語調勸他們把精力用到學問和專業方

面去。他說在那方面得到的安慰要比戀愛所給的陶醉更有力量，更能持久。他底這一番話究竟是否產出了大的效果，她現在是不知道了。但是她卻可以相信她自己至今還蒙受着牠底影響。她自己現在還努力在學問和事業裏面去尋求安慰，一半也是因了父親的緣故。

是的，她愛父親，她很虔誠地愛着父親。當四年以前父親底第二個妻子死去的時候，她也很傷心地跟着父親淌淚。她知道那個女人底死對於他是一個何等巨大的損失。同時她卻又決意用她底愛來給他補償。她要像那個女人那樣地愛他，她要代替那個女人來愛他。她果然照她所想的做了，而且有了顯著的效果。她使父親漸漸恢復了生活的勇氣。她使父親漸漸忘掉了那個死了的妻子。她鼓舞起父親在學問和事業裏去尋求安慰。甚至父親到歐洲去的計畫也是因了她底慫恿才決定的。

於是在三年前一個冬天的早晨，父親就別了女兒踏上海輪往那未知的國土去了。一月中旬正是在冬季最寒冷的時候，那天落着雪，馬路，房屋都被雪片蓋滿了，天空中還凌亂地飄着雪花，風刮得厲害。兩部汽車載了人和行李到碼頭。江邊顯然腫起來了。他們父女和一些送行客人上了輪船。那些送行者都向着父親說了祝福和期望的話，他也對他們說起他出國的計畫以及回國以後的工作。後來他們走開了，只剩下這父女兩個。當時的情景至今還刻印在她底腦筋裏：艙房裏只有他們兩個人。外面還響着起重機底聲音。他們對望着，說不出一句話。起初女兒笑了，爲了不要讓父親看見她底眼淚。後來父親也笑了，爲了使女兒不要悲痛。於是起重機底聲音停止了。從窗洞裏可以看出雪也早停止了。父親開始溫和地囑咐了女兒許多話，甚至說到一些瑣碎的事情。這使得她忍不住淌起眼淚來，她不斷地用手帕去拭眼睛。

『我這次出國時間至多不過三年，三年的光陰是很短的，以後我們就可以長久地一塊兒工作。你不要爲這短時間的別離傷心了，你好好地等着我回來罷。』這是父親臨行時對她說的話。這一段話她記得很清楚，因爲這三年來在寂寞中她常常背誦着牠，用牠來鼓舞自己，用那未來的幻象來鼓舞自己。

她果然等待了三年，她在艱苦和寂寞中忍耐了三年。她常常幻想着三年後的比較充實的生活。父親底書函對於這幻想是很有幫助的，而且甚至給她添了新的幻想。於是父親回國的消息來了。這消息給她帶來了大的快樂。她歡欣地，不能忍耐地計算着日子，其且預備着父親回來以後的生活。

父親回來了，三年的等待算是完結了。他底相貌沒有什麼改變，不過人變得年青一點，這自然使女兒很高興。看見自己底父親更強健，更活潑，誰也會高興的。女兒相信這一次父親是預備來獻身給事業和學問，永久地和她在一塊兒工作。

了。

但是事實很快就地就證明出來她底幻想永遠是個幻想，父親並沒有預備來走她所想像的那條路。他已經有了一條新路，而且尤其是使她驚奇甚至悲痛的是他有了一個新的女性底愛情。這一層父親在回國以後一個多星期的光景，就含糊地對她說過了。

據父親底話看來，事情差不多快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他和那個女性的愛情已經完全成熟了。她現在只有一個機會來戰勝那個不認識的女人，這就是她在父親底身邊，而那個女人還遠在歐洲，雖然不久也會回到中國來。

她太愛父親了，她當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把父親送到別的女人底懷裏去。她便開始工作起來。她暗示着一些朋友去勸阻父親進行這新的戀愛。同時她自己也拿愛慕去安慰他；拿事業去鼓舞他。但是漸漸地她看出這努力也不會有大

的用處。她底愛慕並不能夠安慰父親底熾熱的心，而事業也不能夠引起父親底興趣。他目前所最關心的還是那一個遠在歐洲的女性以歸來。

『戀愛是兩個人中間的事情，而且這是人們底神聖的權利，不能夠受第三者干涉的。』父親顯明地對那些勸阻的朋友表示說。這一段話是一把很堅固的鐵鎖，把門鎖住了。那些朋友就不好再說第二句話，因為他們也主張過戀愛是一種神聖的權利。

女兒知道勸阻是沒有一點用處了，父親底意願是必須實現了。那另一個女性是一定要來的，不僅插身在父親和她的中間，還要插身在父親和事業的中間。在事情到了絕望的時候，她又懷着一線的希望退一步去找尋新的挽救方法。

她於是用種種方法從父親那里打聽着關於那個女性底一切。那是一個畫家，一個資產階級的女郎，人是很溫柔的，性情是和父親底相反的思想是和父親

底不同的。父親和那個女郎結合以後一定會走另一條路。

她還擔心着另外一件事情：父親如今雖然比起從前要年青一點，或者強健一點，但是這只是表面上的，他底身體已經衰老了，他底精力也很有限了，在戀愛和事業之間他只能夠選取一個。新的愛人和事業站在相反的地位。女兒卻站在事業底一邊。父親選取了新的愛人，就不僅會撇開女兒，還要撇開事業。

顯然地如今是沒有一點挽救的方法了。她只有靜靜地等候着另一個女性底到來，來把父親從她身邊奪去，從事業中間奪去。這是必然的事實，雖然對於她是如此苦痛的。

因此她變得很憂鬱，人一天天地憔悴起來，雖然她常常對父親掩飾說她很快活，但是她底面貌會把她底真心告訴人的。這連父親也漸漸地明白了。

『你爲什麼不多和男朋友往來呢？我看××和××對你都有意思。他們都』

是很好的青年呀！』有一天父親忽然微笑地這樣對她說。他還以為她是陷在性的煩悶裏面。

『我還不懂得愛情是什麼一回事，而且我近來不大喜歡和異性來往，』女兒故意皺着眉頭冷淡地說。

父親略略紅了臉，沈默了半晌，然後就給女兒解說愛情底意義和價值，最後還引了英國詩人布郎寧底話說愛情是至高無上的。

『我底頭有些疼痛，我現在到牀上去躺一會兒，』女兒聽見最後的那一句話馬上就站起來，假裝頭痛回到了自己房裏。她並不在牀上躺，卻走到窗前，打開窗戶愁煩地望着外面的景象。

如今時候是十二月，天氣已經很冷了。外面在落雪。天是很黑暗的，周圍是很黑暗的。前面是空的草地，這時候卻成了泥濘。有幾處已經墊起了雪。再過去是一

些房屋，一些燈光，燈光也是很陰暗的，就有些像鬼火。空中凌亂地飛着雪花，顏色也是灰暗的。幾片雪花飛到她底頭上和臉上，黏着化了。風微微在響。冷氣從四面撲來。

她連忙關了窗戶，理了理被風吹亂的頭髮，想坐在書桌前面寫點東西。但是剛剛坐下她就覺得心裏疼痛起來。眼前只是一片灰暗，就沒有一點希望。寂寞和幻滅壓迫着她。她支持不住，只得往牀上去躺。

躺下去她就想起父親底事情。想起父親底事情她就變得更是煩愁。她彷彿看見父親就站在一個深淵底邊沿上，而且正拔起脚要踏進深淵裏去。她竭力勸阻他，呼喚他，都沒有用。父親並不聽從她底話，而且父親和她是一天天地離遠了。很近的，並不要等多久，那另一個女性就會到來把父親拖進深淵裏去。她絲毫不能夠把他挽住。

父親說過××和××對她很有意思，她也有些看得出來。父親說這話，顯然是要撇開她推到另一個男性底懷裏去，好讓他和那一個新女性安靜地去走新的道路。她愈想愈覺得父親底這意思是很明顯的了。父親竟然這樣不體貼她，他完全不想了解她，而且不明白她底渴望究竟是什麼，單是那男性的愛情是否可以使她底渴望着事業方面的安慰的心滿足。她有着這個渴望，第一次還是受了父親的鼓舞。父親安放了一個目標在她底面前，可是她如今勇敢地，熱心地向着這目標走去時，父親卻要回轉身子把她撇開了。

她一身努力底一點成績，她底這三年來的等待和計畫都給另一個不認識的女性破壞了。其實不僅是她底一切，而且父親底一切也都給那一個女性毀壞了。這父親底損失是更使人可惜的。父親忍受了四十多年的困苦生活，想得着一點成就，就像造一座九層塔那樣，他已經克服了種種的困難造成功六七級了。於

是他忽然拋棄了這計劃，就毫不憐惜地把以前辛苦地造就的六七級完全毀掉了。固然這時候他底塔還聳立在那裏，但是已經有一級在崩潰了。她是親眼看見的，這損失太大了，縱然父親自己就沒有有一點顧惜，她也是不能夠忍受的。

是的，她不能夠忍受下去，她不能夠袖手旁觀讓那時候到來。她應該趁早設法做出一點事情。於是她底眼前現了一些青年底譏笑的面孔。每個面孔都在對她做歪臉。她知道他們並不是在譏笑，但她就覺得和譏笑並沒有兩樣。

「××，你父親底戀愛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你底新母親什麼時候會來呢？」

「××，你又有了一個母親了。」

「××，你父親什麼時候結婚呢？」

「××，你父親都找到了愛人，爲什麼你至今還是孤另另的一個呢？你爲什

麼不也去在異性底愛情裏尋找幸福呢？你比起父親來是更有這權利的。」

這些話是從一些年青的男女朋友底口裏說出來的。漸漸地積起來就有了許多許多。如今全都在她底耳邊響了，就像許多朋友圍在她底身邊。每一個人都說一句譏笑她底話。

「××，你爲什麼不勸阻你底父親呢？你就忍心看着你底父親犧牲掉他過去的一點成就，而走進那深淵裏去嗎？」一個年青的女朋友對她說。

「我已經用盡我底力量了，」她絕望地回答。

「你沒有你並沒有用盡你底力量！你看，我底父親是常常聽從我底話的！」她找不出話來回答那個女朋友了。

這些話語，這些過去的事情刺痛着她底心。她不能夠再忍耐了。她在牀上反覆地翻着身子，她含着眼淚把臉在枕頭上面揩摩。她覺得這顆心就要碎了。她覺

得再要在牀上躺下去，她就會發狂的。

於是她站起來，用溼的毛巾把臉揩了一下，就匆匆往父親底房裏走去。

父親俯在書桌上，面注意地寫字。她走到他底身邊，他並不擡起頭來看她。顯然地他在寫信，而且是寫給那一個遠在歐洲就要回國的女性的。

妬嫉和氣憤壓倒了女兒。她悲憤地喚了一聲『父親。』

父親擡了頭看她一眼，就埋下頭去繼續寫信，他甚至不曾看出來這女兒有的是什麼樣的臉色，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你還不會睡！』就讓女兒獨自站在旁邊，不再去管她。

這冷淡在女兒底憤怒上面點了火。她默默地站了半晌，就悲憤地對父親說：『父親，你這信不可留在明天寫嗎？我想和你談幾句話。』

父親放下筆，他開始覺察出來女兒今天有着異乎尋常的心情了。而且他也

記起女兒近來整日家擺着憂鬱的面孔的事情了。女兒一定有着什麼祕密，這祕密在蠶食着她，這他也有些了解了。但是這祕密是什麼，他卻完全不知道。

『好，你說罷，』他溫和地回答。他究竟還愛女兒，他果然就不去寫信了。

女兒在他底對面坐下來。她擺着莊嚴的面孔，她用悲痛而戰抖的聲音說：

『父親，我說，你就不可以把你底戀愛事情終止嗎？你看，牠在你底朋友中間留了個什麼樣的印象……』

父親似乎不懂得女兒底意思。他茫然地望着女兒底被悲痛燃燒着的臉。他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樣的話。

『父親，你到了這樣大的年紀爲什麼還要把精力浪費在戀愛上面？難道除了女性底愛情外世間就沒有了一件東西可以安慰你嗎？』女兒熱烈地說着，聲音裏面帶了眼淚，她咽住了一句話：『難道我底愛慕也不能夠溫暖你底心嗎？』

父親還是不開口，但是他底臉色有些改變了。他現在明白了女兒底意思。這些話來得太突然，他簡直想不到。女兒自來是很體貼他的，而且很關心他底幸福的。可是如今當他正可以從另一個女性底愛情裏得着幸福的時候，她卻跑來干涉他了！

愛情底權利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不管在什麼時代，在什麼年紀，年齡有什麼關係呢？當他底身體內還積蓄那麼多的精力的時候，他爲什麼不可以去戀愛一個女性呢？愛情的事件完全是兩個人底事情，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來干涉。他已經屢次用這樣的話回答過朋友們底勸告了。他這許多年來就持着這樣的主張。而且當一些青年因了愛情的緣故受着家庭和社會環境底壓迫時，他又曾經那麼熱心地鼓勵他們，幫助他們。在個人的生活中愛情是佔着一個極重要的位置。許多的人就因了愛情的不滿足而常常終身陷於悲慘的命運。這樣的例證太多

了他爲什麼還應該蹈這覆轍？難道就只因爲他底年紀大了，或者因爲他答應過要把自己獻身給事業？年紀大是不成問題的，八十多歲的老詩人歌德臨死時還戀愛着一個年青的女郎；另一個老詩人布郎甯也說人生底至上善就在於和少女一吻。至於第二層，難道人就應該犧牲掉自己底一切專爲事業而生活？他不是一付機器，也不是一株枯木，他是一個有感情的人。而且就從事業方面着想，幸福的愛情的生活不是也可以增加他底工作底效率嗎？

這樣想着，他就有些生氣了。他自己沒有一點錯處，他底女兒卻毫無道理地跑出來干涉他，而且連這一點愛情的幸福她也不要他享受。愛情迷住了他底眼睛，另一個女性底美麗的面龐壓住了他底心，使他變得更固執了。於是他激動地對女兒表示了上面的一些意思。

「權利？父親，你爲什麼還要說權利？這時候在你周圍不知道有若干的人因

了無愛的生活而痛苦着，不知道有若干的人一生也不懂得愛情底意義，享受不到愛情底幸福，你還有什麼權利來進行第三次的戀愛？這時候，我正在開花的年紀，我在生活裏面還沒有得着什麼享受，什麼幸福。如果說戀愛是一種神聖的權利，那麼最先就應該輪着我來享受牠。如今我孤另另地在生活在工作，想從事業裏去尋求安慰，我從沒有享受過你所說的愛情的幸福；你做父親的人，你又有什麼戀愛底權利？」女兒帶了過分的悲憤責備父親說。她從沒有像這樣生氣地對父親說話的。她這一次是被妬嫉，絕望，悲痛蒙住了心了。

父親不再說話了。他驚訝地睜大了兩眼望着女兒，不明白她為什麼會是如此悲痛。但是他卻覺得自己底固執是在漸漸消失了。不知道怎樣他底心竟然隱隱發痛起來。

女兒忽然站起來，像讀判決書一般地大聲對父親說：

「這幾年來我整天等待着，等待白鳥底歌唱，我等着聽那世間最美妙的歌聲。但是現在我才明白我是在做夢，白鳥是永遠不會歌唱的了。」

她說完，眼睛就發亮，她淌出眼淚了。她並不留着等父親答話，就一個人往外面走出去。她不走回自己底房間，卻往樓下走去？

在這夜深，在這樣冷的天氣，她到什麼地方去呢？

父親茫然地望着她底背影，他有些不明白方纔的情形。他疑心是做了一個不愉快的夢。但是女兒底話還留在他底耳邊。夢裏的話不能夠是如此響亮，而且女兒分明不在家裏，他親眼看見她走出去的。這不能夠是夢。

爲了要鎮壓他底紛亂的心曲，他便俯下頭去繼續寫信。但是不知道怎樣，他底頭腦卻開始脹痛起來，他拿起筆許久寫不出一個字。信紙攤開在他底面前。先前寫好的字跡都變作一些黑點在他眼前跳舞了，他自己也認不出來是些什麼

字。就在這時候愛情已經不能夠溫暖他底心了。他好像開始從渺茫的夢裏醒了過來。

他於是絕望地放下筆，把兩手捧着頭。人覺得很煩燥，眼裏現了一些模糊的景象，都是他這許久所不會夢想到的。最後女兒底憂鬱的面孔突然明顯地現出來，把一切遮掩了。她底眼睛裏盪漾着許多哀訴的話。

他爲什麼不能夠和女兒在一起像以前那樣地過活呢？他開始問起自己來。他苦惱地擡起頭，把眼睛向四面望，無意間他底眼光觸到了書桌前面的那扇玻璃窗。

窗戶關閉着，風敲着玻璃響。玻璃上面聚了一些水點，還有幾片雪花，是剛剛貼上來的。外面正落着大雪，房裏的火爐也快要冷了。

她底房裏靜靜的。她走下樓以後，他就沒有聽見她底皮鞋聲。她還不會回來。

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在這樣寒冷的雪夜——這一個思想突然來抓他底頭腦。他並不再思索就突然站起來，恐怖地發出一聲叫喊，但依舊是很低微的。

他先跑到她底房間裏去。那里果然沒有一個人。

『完了！』他着急地自語說，就匆匆跑下樓，開了後門出去了。

他直立在風雪下面。地上白皚皚的，雪已經墊起來了。街市很靜寂，只有陰暗的燈光，沒有行人。在地上牆邊有些腳跡，就像是女兒底皮鞋迹印，但是有幾處已經被新的雪掩蓋了。

雪花依舊漫天飛舞着，風割痛着他底鼻子和兩耳，風又把雪花吹到他底臉上，風又使他底稀疏的頭髮飄動。但是雪地上的腳跡卻使他忘記了這一切。他忘了自己地在雪地上大步走着，沿有那牆邊的腳跡。看着這腳跡他就彷彿看見女兒底背影，他覺得就在女兒底後面跑。

走完了兩條街，他並不會看見她底影兒。只有路旁一株長春的樹木在風雪裏戰抖。到了第三條街，雪地上面忽然添了許多腳跡，常常腳踏在腳上面，把幾個人底腳跡都弄得凌亂了。他跟着一對皮鞋跡印走。已經分辨不出這是否她底腳跡了。

他走到一條小河旁邊，就在那橋頭，女人底腳跡突然沒有了。橋上另有兩個男人底腳跡。河邊有好些黑洞。這里也沒有她底影兒。

一個恐怖的思想突然佔有了他。他圓睜着眼睛望着水面。他覺得全身的血都衝到了臉上來。

水面上沒有一點騷亂的痕跡。雪落在水面上就化了。許多點滴在水面上動，那里看起來是一片白濛濛的。不像有一個人曾經落進了水裏去。

但是他依舊茫然地在那里站了一會兒，用瘋狂的眼光望着水面，口裏低喚

着女兒底名字。他暗暗自語說，只要女兒能夠活起來，只要她會再來和他在一起生活，他就願意完全依照她底意思做去，他很可以犧牲掉一切。他悔恨地在心裏說着這樣的話，直到他底手凍僵了，耳朵和鼻子凍痛了，眼睛裏淌出淚珠，頭髮上落下水滴，他纔絕望地，無力地，轉身往回家的路上走。頭腦是昏沈沈的，他甚至不覺得雪已經住了。

他回到家裏人已經沒有一點氣力了。他垂着頭，樣子顯得十分衰老。一個沈重的思想壓着他底頭腦。他沒有絲毫的生趣。

他走過女兒底房間，房門大開着，那裏面燃着明亮的電燈。她分明坐在書桌前面，俯下頭在寫字。他看見她底側面，飄蓬的黑髮蓋着的美麗的少女的面龐。

「怎麼？——你回來了？」他急急走進房間，驚喜地大聲問。他覺得自己從來不會有過像這樣的喜悅和安慰。

「是的，我覺得房間裏很氣悶，所以出外面去走走，後來看見雪下得很大，就急忙回來了。」她站起來這樣回答他，同時給他一個親切的微笑。

「我以爲你——」他用擅抖的聲音含糊地說了四個字就突然止住了。他底身子微微抖着，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

「父親，你看你一身都是雪！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來？」她關心地說着就取了一方毛巾給他揩拭了頭上和臉上的水滴和雪花，隨後又把他底衣服也揩拭了。「這夜深你還到什麼地方去？你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比不得青年，你很容易受涼的。你也應該愛惜你底身體呀！」她帶笑地溫和地說話，就像母親在責備兒子的。

「我去追你，我一直跑到河邊，我以爲你已經——」他喘息地說，好像還看見先前的那些可怕的形象。

女兒還在揩拭父親的衣服，就突然住了手，現了嚴肅的面容，似乎在思索什

麼，但馬上她又用一個溫柔的微笑把那嚴肅掩蓋了。她繼續去揩拭父親底衣服。過後她就溫和地低聲說：『是的，我果然有過那種心思……我從房裏出來，我沒有別的思想，我底腦裏充滿了絕望……我走到河邊，我正看着那水面……忽然一個聲音在喚我……這是一個鄉下人，我到他家裏去過幾次。他拿了燈籠陪着一個中年的醫生從橋那面走過來……他告訴我他底大的一個小孩生急病，已經請醫生治了，現在是送醫生回去……他問我爲什麼好些時候不到他們家裏去了，他底妻子很念我，她很願意常常聽我底種種勸告，她很感謝我前次在她生產第三個小孩時給她那樣幫忙……他又說他底小孩們也常常盼望着我去陪他們玩耍！』

女兒停頓一下把手巾放好了，就回來坐在父親旁邊繼續說：

『這鄉下人，他就是××小學校裏的工人。他千萬想不到他底一番話把我

救了。我看見他對於他底小孩底病那樣關心，我就想起我自己也是一個有着父親的人。他對我提起他底整日家在貧苦裏過活的妻子，我就覺得我並不是一個完全無用的小姐，我也還可以幫助別人，而且我又明白世間像她妻子那樣需要幫助的人是那麼多，而一般人卻只顧到自己底幸福……所以，我就從河邊急急走回來了……父親，你笑我愚蠢嗎？……我以為決不再做那種傻事情了。」女兒親切地多少有些抱愧地望着父親，等候他底回答。

感動和羞愧壓倒了父親。他半晌說不出話來。這一次他顯然地看出來另一個女性和女兒底中間是存在着怎樣的一個差別了。另一個女性使他成爲只顧念到自己底幸福的人，而女兒卻要使他去尋求別人底幸福。這一層這幾個月來她就向他屢屢表示過來了，但是一直等到這一晚他才覺察出來。

「父親，你該明白了我底這心情罷。我們是生來幫助別人找幸福的，不是來

給自己找幸福的。我們這一家裏已經有過不少的人把幸福享受得太多了。他們把我們底以及許多別人底幸福都享受去了。現在應該由我們償還出來。這思想還是你教給我的，至少你總是第一個鼓舞我採取這見解的人。現——」

「不要說下去了，我很明白，我完全了解你。你說得不錯：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年紀，我的確沒有戀愛的權利。」父親感動地打斷了女兒底話，他底眼裏暢快地淌下淚來。淌出很多的淚，就像他在痛哭一般。但是這時候他沒有一點痛苦，他完全不想到自己馬上就要貢獻一個犧牲，就要拋棄一個自己愛過的女性。因為他底心開始在開花了。

「我又找回來我底失去的父親了，」女兒感動地，滿意地說。

父親笑，女兒也笑。兩人底笑裏都有眼淚，但是兩人都很快活。在這一對父女底中間前些時候還有一道牆壁，如今這牆壁就完全潰倒了。父親覺得現在了解

女兒，女兒也覺得了解父親。

『白鳥是要歌唱的，我告訴你，白鳥是要歌唱的，牠一定會唱出牠底最美妙的歌聲來。你再等待一些時候罷！』父親用擅抖的聲音安慰女兒說。

這一夜父女兩個做了差不多相同的夢。他們夢見白鳥歌唱了，那歌聲的確是很美妙的，美妙到他們醒起來時還不能夠把牠忘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二七八三)

東方文庫續編 西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王雲聖 五

發行人 王雲聖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五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五

*** 版權所必究 ***



BC

46.7

9